

九 章炳麟

章炳麟，字枚叔。因私淑崑山顧亭林，乃易名絳，號太炎，浙江餘杭人，生于清同治初，以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，病歿蘇州，享年六十有九。一生窮究六書，精研九流，早歲憂心國是，倡導排滿，獨立不懼，闇然日章，亭林以後一人而已。

二

太炎幼讀東華錄，及明季稗史，憤異族主中國，立志不仕進。外祖朱氏授以春秋大義，並詔之曰：『夷夏之辨，嚴于君臣。』太炎聞其言終身不敢忘。稍長，師事德清俞樾，所學益大進，以治左氏春秋，見知于張之洞。時之洞方督兩湖，恢廓

有雅量，以獎掖天下人才爲己任。其幕友陳衍又從而揚之，遂以禮聘入幕，顧太炎高睨大談，又喜言革命，因爲武昌守梁鼎芬所忌，陳于之洞曰：『章某心懷叵測，不可重用。』諷其辭職，並餽贖儀五百兩，乃走上海，遺書陳衍曰：『之洞非英雄也。』

既抵滬，與章士釗，張繼，鄒容，時相過從，因縱論天下大事，謂吾四人，當結爲兄弟，僂力中原，容著「革命軍」一書，太炎序之，遂爲清廷所恨，因蘇報事，被逮入西獄，未引度，得免大辟。時容年方十九，亦從容投英捕房，捕頭曰：『爾乃小孩，投此何爲？』容曰：『我卽清廷要捕之鄒容也』終死獄中，此真所謂難兄難弟，見危授命者也。

三

太炎居獄，輒陰爲香港中國時報撰論文，世人讀之，如獲拱璧。刑期滿，東渡日本，相傳日本警察調查戶口，表列職業出身，年齡等項，太炎則填職業「聖人」

，出身「私生子」，年齡「萬壽無疆」，亦一時之趣聞。

初蒞東京，與孫中山先生，及胡漢民，汪精衛，相往還，談政論學，並爲民報社主筆，同時，梁任公先生所主辦之新民叢報，標榜君主立憲，筆鋒甚健，太炎則以種族革命相號召，針鋒相對，國人均喜讀之。亦嘗集留學生數十人爲講國學，每登座，娓娓不倦，旣以新知附益舊學，而于說文尤精闢，明於文字語言之本原，而解悟獨深。惟好盛氣攻辯，談革命而批評共和，治漢學而兼稱宋儒。東漢黨人，後世所譽爲清流者也，而太炎則曰：『懶看文書，望空下名者。謂之業大志高，結黨合譽，行與口達者，謂之以文會友』。又曰：『黨人之口，變亂黑白，甚於青蠅，其視閹尹，亦齊楚伯仲之間耳。……進無補於治亂，退無迹有竹帛，街談議以爲辭，訕上謗政以爲高。……』則黨錮諸公，皆在所譏。然則，晚近黨人，才多下駟，器不絕倫，嘯聚成羣，黨同伐異，派系林立，罔顧國是，其學行不及漢人遠甚，宜其太炎詆之如寇讎。

四

辛亥革命軍興，太炎歸國，中山先生使使迎至南京，相見甚歡，及中山讓位袁世凱，黃克強主張遷都南京，俱爲太炎所不滿。是年，同盟會舉行死難同志追悼會，太炎輓以聯云：『羣盜鼠竊狗偷，死者不瞑目。此地龍蟠虎踞，古人之虛言』。其謾罵毋亦太苛刻耶？及遊武昌，見黎元洪爲人樂易，謂與民主政體最相應。及黎氏逝世，輓以聯曰：『繼大明太祖而興，玉步未更，綏寇豈能干正統；與五色國旗同盡，鼎湖一去，譙周從此是元勳。』絃外之音，令人驚異！

袁氏就任總統，曾授太炎大勳位，並任東三省籌邊使，惟徒頒虛名，不使開府，太炎憤世凱之跋扈臨民，直言極諫，悉未採納，乃掛冠去。二年，世凱使賊刺殺宋教仁於上海，旋向四國借款，以作肅清東南民軍之用，太炎再見世凱，與語不屈，因見幽，憤而絕食。嘆曰：『余爲國絕粒死，亦無憾！余死後，經史小學，傳者有人，文章亦各自立，惟諸子哲理。恐成廣陵散耳。』又與夫人湯國黎書曰：『不

死於清廷購捕之時，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，又何言哉？……吾死以後，中夏文化亦亡矣。」相傳王揖唐見於世凱曰：「吾有勸太炎復食計。」世凱許之，揖唐見太炎問曰：「先生以項城比曹孟德如何？」曰：「不及孟德遠甚。」曰：「先生比禰正平如何？」曰：「正平乃螢火之光，豈足與余比。」揖唐曰：「孟德欲殺禰生，而假手劉表，項城欲殺先生，而假手先生。」太炎默然曰：「有是理哉！遂復食。」

五

同時，夫人湯國黎亦上書徐世昌乞援，情詞懇切，傳誦都門，原書照錄：「外子好談得失，罔知忌諱，語或輕發，心實無他。自古文人積習，好與勢逆，處境愈困，發言愈狂，屈子憂憤，乃作離騷，賈生痛哭，卒以夭折，是可哀也！外子若不幸，而遽殞；生命輕若鴻毛，特恐道路傳聞，人人短氣，轉爲大總統盛德之累耳。氏欲晉京侍疾，顧母年七十，風嬰癱瘓之疾，動止需人，若棄母北上，何以爲子！」

不行則外子屢病頻殆，殊難爲懷，棄母則不幸，遠夫則不義，氏之進退，實爲狼狽！用敢迫切陳詞，惟相國哀而憫之！乞賜外子早日回籍，俾得伏處田間，讀書養氣，以終餘年，則不獨氏骨肉生聚，感激大德，即大總統優容狂瞽，抑亦千秋盛事也。氏侍母得閒，益當勸令杜門，無輕交接，萬一外子不知戒悔，復及於戾，刀鋸斧鉞，氏甘共之。』名流高一涵亦向輿論界呼籲營救，世凱知公論公憤之可畏，乃釋太炎。遂得漫遊南洋諸島，演述祖國安危，以堅僑民之心，其於國家事，未嘗一日忘諸懷也。

六

太炎論文，薄唐宋而右魏晉，於古今文人，少所許可。居恆論曰：『雅而不核，近於誦數，漢人之短也。廉而不節，近於疆鉗，肆而不制，近於流蕩，清而不根，近於草野，唐宋之過也。有其利，無其病者，莫若魏晉』。於清人中最推重揚州汪中，並世推王闡運，吳汝綸，馬其昶，雖師事俞樾，亦致不滿。彼以爲：『文生

名，名生形，形之所限者分，名之所稽者理，理分明察，謂之知文。故修辭必原本小學，造辭先求訓詁。其自視高出時流一輩，往往如此。

至其論詩，嘗曰：『唐人絕句，不用故實，詩之佳者，不須故實。』因舉唐人句，『估客晝眠知浪靜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』卽景生情，並無故實，亦佳句也。中國自古無無韻之詩，有之，自胡人史思明始，思明得櫻桃，亦作詩曰：『櫻桃一籃子，一半青，一半黃，一半與懷王，一半與周摯。』或曰：何不以懷王與周摯上下相易，則偕韻矣，思明大怒曰：豈可使周摯居吾兒之上耶？今日盛行之白話詩：『你姓胡，我姓章……』，或云：『一雙蝴蝶飛上，……兩個小鳥在枝頭亂叫，……』是又思明之下矣。

七

上海文人有擬定近代文人筆語爲五十家，並以某某爲八大家者。太炎聞而不悅，致書其友云：『昨聞上海有人定文，以僕與譚復生，黃公度耦，二子志行，顧亦

有可觀者，然學術既疏，其文辭又少檢格，僕雖樸陋，未敢與二子比肩也。近世王壬秋，可謂遊于其藩，猶多掩輦聲華，未能獨往。康長素時有善言，而稍譎奇自恣，僕亦不願與二賢參儷，宜刊削鄙文，毋令猥廁，太衍之數，虛一不用，亦何傷于著卦哉？……』

平生著作甚富，大多偏於左傳，諸子，訓詁，說文等，而太炎文錄，章氏叢書，尤爲世人所習見。精深獨到之處，有高出前哲者，小學尤稱獨步，惟其文章，擬古太甚，雖能盡雅，而不便俗，讀者不易通曉，亦徒震其高名而已，顧早歲以文字張革命，風靡中外，講學推爲大師，雖高自標置，而其言輒中肯綮，世人徒羨其訓詁之精，而忽其體國之誠，故益與世相近，中山先生病歿天津，輓以聯曰：『孫郎使天下三分，當魏德萌芽，江表豈曾忘襲許；南國是吾家舊物，怨靈修浩蕩，武關無故入盟秦。』

晚年，潦倒蘇州，以賣文爲活，又不喜作阿諛詞，故世俗亦不樂購之。開國學講習會，以授生徒，其景可知。嘗曰：『國不幸衰亡，學術不絕，民猶有所觀感，

庶幾收碩果之效，有復陽之望。」斯言也，足爲讀書人之座右銘。

